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九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嵎縣主簿臣郎

韓上進

書

荅毛滂書

荅李端叔書

荅李昭玘書

荅俞括書

荅張嘉文書

上韓魏公葬董傳書

荅毛滂書

滂字澤民元祐中守永塘澤民爲

夕宴客有歌贈別小詞卒章云今夜山城  
暮斷魂分付潮迴去公問誰所作或以毛  
法曹對公語坐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  
知軾之異也翼日折簡追回畱連數月每  
預文西之會澤民因此得各葛常之韻語  
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  
獎排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爲令  
告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人哉

軾啓此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貺之重不敢不尽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荅李端叔書

名之儀少登科元祐中爲密院編修官能詩善屬文工於尺牘東坡

嘗謂得發  
遺三昧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々見所作  
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  
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  
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頑鈍廢禮一  
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  
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  
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邪不肖爲人所憎而二  
子獨喜見吝如人嗜昌歜羊棗文王嗜昌歜  
曹督嗜羊棗未易詰其  
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  
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宰而已既及進士  
第貪得不已又宰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

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之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妾致傳云高帝使敬使匈奴還言不可擊是明古得官役兵業已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妄言沮吾軍械繫致廣武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



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荅李昭圻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輒思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

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一者今雖  
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  
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  
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  
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  
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  
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  
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  
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  
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旣喪妻  
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  
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

偃偃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  
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  
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  
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  
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  
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  
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宣載再拜

答俞括書

括字資深嘗爲慶州守

載頓首再拜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寵訪示長牋及詩  
文一軸伏讀累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  
與手辭者達是而已矣文人之盛莫若近世然私所欽



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宣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繕

寫奏御

臣等嘗有乞校正陸宣公奏議進御奏狀其末云

置之坐隅如見冀面反覆熟讀如與贊區區之忠自謂

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庶幾於孟軻之欽王且欲舉天下家藏此方人挾此術以待世之病者此仁人君子至情也今覽所示議論自東漢已下十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濟世之實用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若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然孫氏斲於治病而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爲此文恐未必售於世售與不售豈吾儕所當掛

口哉聊以發一笑耳宣公奏議有一表謾以奉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目昏自書草草不罪

荅張嘉文書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旣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

草草

上韓公乞葬董傳書

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於時嘗在鳳翔與東坡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賦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韓魏公鎮長安傳有詩云古來風義遺材少近世公舉之傳已亡矣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

許嫁我其妹

公和傳留別詩有眼亂行看擇婿車之句蓋謂其方議親也

若免喪得

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

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

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

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

邪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

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

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

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

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

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李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

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

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

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巨郎

曄 上進

記

仁宗皇帝飛帛記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鳳鳴驛記

墨妙亭記

仁宗皇帝飛帛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盛至獨私竊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



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淳朴愷  
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  
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  
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固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  
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  
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位者與有  
力焉太子太傅安簡王公諱舉正本傳云字伯仲  
世爲魏人禮部尚書  
化基之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  
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  
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請  
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公嘗  
爲太

常博士又  
帶自史館

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史記封禪書云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  
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臺臣後宮從上餘人龍迺  
上其百姓仰望黃帝升天乃抱其弓與龍顧故後世因  
名其處曰鼎湖保曲阜之覆後漢東平王蒼傳云今魯  
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注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  
聲趙岐孟子注云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不若推點  
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杜預左傳注  
滿蒞柳子厚題退之毛穎傳後言文王之昌歎即昌  
到之芝曹哲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不  
若因褒貶以想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  
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 喜雨亭記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武帝得鼎於汾水

叔孫勝狄以名其子

春秋文公十二年鄭瞞侵齊遂

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言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杜預注云得臣待事而名其三

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

扶風之明年

扶風即鳳翔府時陳希亮公弼守鳳翔

始治官舍爲亭於堂

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

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

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

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

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

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

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